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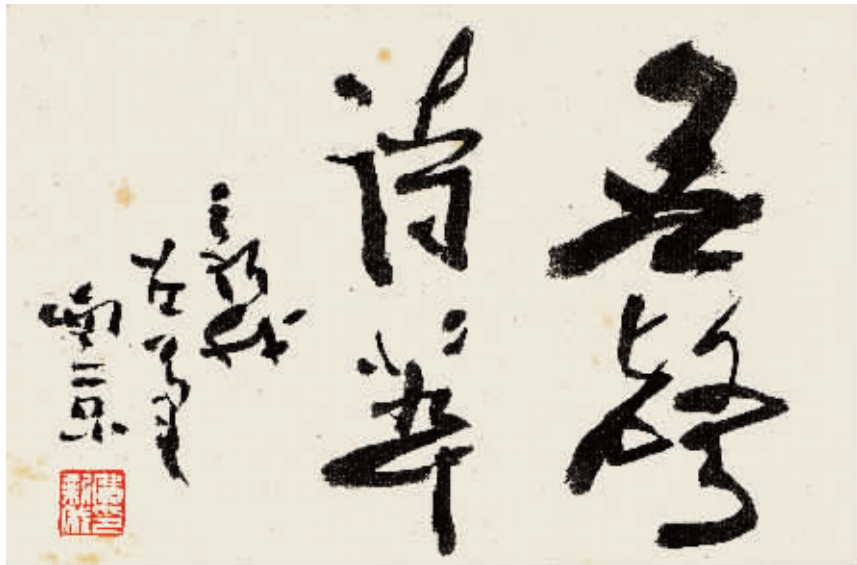
费新我：逆生拙奇见精神

■江苏南京 周和生

1973年元月，日文版《人民中国》杂志隆重推出“现代书法特辑”。辑中荣登三甲的作品书者，分别为南京林散之、上海沈尹默与苏州费新我。尤其费新我，还是特辑中唯一的左笔书法家，因而备受读者瞩目。

费新我(1903—1992)，学名思恩，字省吾，后改字新我，笔名立千，号立斋，浙江湖州人。曾就读于上海白鹅绘画学校，历任江苏省国画院画师、苏州市武术协会名誉主席、湖州书画院名誉院长。

1986年秋日，费新我到南京出席“江苏省国画院建院三十周年暨四明山庄落成纪念”活动，笔者闻讯携书画藏品合辑一册，提前至展厅迎候，以便请他题词留念。费老翻阅既毕，于众目睽睽之下，捉展厅中签到之毛笔，旋即以行草作“无声诗萃”(见图)。虽为以展厅陋笔作急就之章，然其运笔仍起伏有序，时而急促，时而舒缓，使书作结字严谨，奇中求



正，险中求平。线条干净利落，章法错落有致，极富节奏感和韵律感。落款除惯常的“新我左笔”之外，还续写“南京”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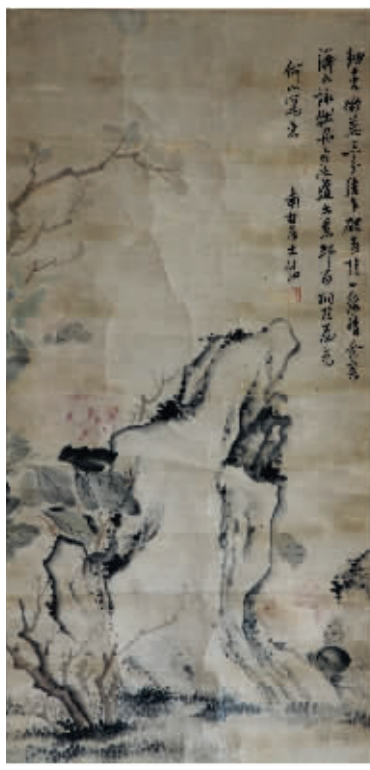
字，使书件有了清晰的“产地”标识。同时，作品还蕴含着笔者一时还难以深入领会的信息。

之后，笔者专程前往姑苏，请老人为题词补印。在先生宅邸，笔者看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。当时南京珍珠河畔有家新建的饭店，开业之前辗转托人找到费老，请其题写店招。费老午后即书，待笔者登门时，客厅地面已铺满了大大小小的“珍珠饭店”四字横幅。费老仍不满意，稍事休息后又挥毫不辍，直至掌灯时分才宣告收工。

江苏省国画院成立之初，费新我是以人物画师的身份调入其间的，惜于“文革”期间，右手被挑断手筋而不能继续作画。但其并未因此而终止艺术生涯，而是开始改习左手执笔以书法，并练就了“逆中有顺，生而不熟，外拙内巧，似奇反正”的艺术效果。即使如此，先生在书写内容比较生疏的作品时，仍不厌其烦，写之又写，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

亲眼看见了费老书写“珍珠饭店”的认真过程，再来捧读“无声诗萃”，笔者终于从字里行间读出了费老书件所蕴含的奇崛、劲健和卓尔不群，以及老人在逆境中顽强拼搏的心境。

高凤翰早期画作《牡丹》画轴



■山东昌邑 王君卫

高凤翰(1683—1749)，又名翰，字西园，号南村，又号南阜、云阜等。山东胶州人，扬州八怪之一。清代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。善山水，纵逸不拘于法，纯以气胜，兼北宋之雄浑，元人之静逸，花卉亦奇逸得天趣。性豪迈不羁，精艺术，画山水花鸟俱工，工诗，尤嗜砚，藏砚千方，皆自为铭词手镌之。著有《砚史》《南阜集》等。昌邑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幅高凤翰《牡丹》画轴(见图)，通过欣赏作品，我们可以一窥其精湛的书法技艺。

该作品纸本设色，纵97、横48厘米。题跋：“细含嫩蕊三分结，乍破春阴一线晴。余客济下，咏牡丹句也。道出渠邱留相阴屋，为何山写意，南村居士翰”。钤印：南邨。

此画作为写意画，以疏笔浓墨勾勒、点、染出奇石，画出奇石的轮廓与立体感；淡墨勾勒牡丹枝条；牡丹花用没骨法，用笔触和颜色的冲撞及淡淡塑造出牡丹花的高贵，花瓣层次丰富；淡墨分染叶片，然后重墨勾勒出叶筋。整个画作稀疏有致，错落得当，渲染技法，相得益彰，恬静怡然，意境优美。牡丹依石而生，烂漫无比，表现了“富贵牡丹”的寓意。此作品应是在济南时绘，为高凤翰早期作品。

晚清名士张祖翼隶书联

■安徽安庆 鹤鸣

中华几千年文化源远流长，传统的书画艺术更是脉络清晰，经久不衰，历史上曾多次呈现鼎盛时期，创造出了许多辉煌。历代书画家们亦为此作出了积极贡献，而在留下大量艺术瑰宝的同时，也让他们名标青史，影响后世。清末名士、书法大家张祖翼便是其中的一位。

张祖翼(1849—1917)，字逸先，又号磊龛，安徽桐城人，系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八世孙。张氏家族在康、雍、乾三朝有“四代十翰林，三代十高官”之誉，诗礼传家之风为后代所相承。张祖翼聪颖才智，胸怀希冀，青少年时期便负笈泰州，迈上求学功名之路。成年后更是游学四方，35岁时又作英国之旅，他是最早走出国门放眼世界的清代名士之一。

张祖翼是一位严谨的学者、金石碑版研究专家，书法艺术也同样造诣极高。髫年即好篆隶、金石之学，篆宗石鼓、钟鼎，隶法汉碑，印师完白，亦工行楷，偶写兰竹，均有韵致。青年时期他与吴昌硕同门，相互切磋，相互砥砺。曾久居上海，被誉为当时海上四大书法家之一。近代上海文化是中国文化艺术的旗帜，能在名流云集的都市争得书坛一席之地并出类拔萃，谈何容易。他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自身的强劲实力，一种真正意义上扎实的传统功底和娴熟的笔墨技法。西泠印社柏堂后石坊额上的隶书“西泠印社”四字，便是出自张祖翼之手。他一生广集碑帖，收获甚丰，世上现存很多名贵拓本都曾为他所珍藏。著有《磊龛金石跋尾》《集书汉碑范》等。

张祖翼工四体，尤擅隶篆。由于他对古物的兴趣和研究，势必引导他在书法创作上偏重于篆隶。他一生广集碑帖，收获甚丰，世上现存很多名贵拓本都曾为他所珍藏。常年读碑临帖，对溯源汲古是大有裨益的，宛如与先贤的交流对话，眼界自然高人一等，书写亦是游刃有余。他在篆隶上的成就远胜于行草和篆刻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诚然，他是一位内心宁

静、甘于寂寞且又有执著韧性的艺术家，更是碑学的坚守者，无论什么时期，无论什么作品，都能让人充分体味到正脉金石学文化的博大气息，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。张祖翼一生作书无数，存世了一些绝佳之作，也多为篆隶。今选其一副隶书联赏析，以飨读者。

该隶书对联(见图)，虎皮宣纸质，旧裱，尺寸176×36厘米，上联：王子猷小住亦种竹，下联：郭林宗每夜必焚香。上款“桂山世三兄大人雅属”，下款“逸先张祖翼”。上联钤一印“乙未”(朱文)，下联钤印：“张祖翼印”(白文)、“逸先海外归来之书”(朱文)。纵观整体，气势磅礴，线条挺拔，墨色浓郁，韵味弥漫而直入眼帘。联文共十六字，字字精妙，神完

气足，无一滞笔。在汉碑的敦实厚重之下，我们且又读见了伊秉绶、陈鸿寿、赵之谦诸家的影子。伊字：从汉碑中摄取神理，自开面目，疏密变化，收放得体，于遒劲中别具姿媚。陈字：金石气丰润，笔笔中锋，力透纸背，清逸潇洒，结体自由，显奇崛之意味。赵字：中锋为主，行笔方圆结合，结体扁方，宽厚大气，有真、隶融合之美。再看张祖翼此字：以浓墨作书，笔势灵动，结字方正沉厚，骨肉匀称，内敛间透出高古之气，恣肆不失法度，典雅又见峻逸，一点一划莫不出于中锋悬腕运行之中。

整幅作品虽为重墨，然“飞白”时有丝丝出露，书写者运笔之流畅、结体之精神可见一斑。在一些字的细节处理上，虚实结合，错落有致，匠心独运。如“猷”字上的二点，轻小如燕，灵动盎然，顿生意趣，其“犬”部乃顺势而为，滑转自然，无形中增添了一种率性。“亦”和“焚”两字下方的四笔，刚劲挺立，似呈鼎足之势，托庄重之气。它的横画颇具特色，“亦”和“香”字中的横画，虽为平直，但粗细明显不匀，书写之中的顿挫依稀可辨。再如，“小”字的柔韧与布白、“每”字的骨感与霸气，也成了别致的呼应。个别笔画中有意识、有节制地夸张延伸，更是作者笔法的熟练把控，如“夜”字的一捺。

对联中钤“乙未”之印，可推知此联作于乙未(1895)年，此时正值其壮年时期，可谓张祖翼精品中的精品，虽代表着他的较高水准，但也不能概括出他的艺术全貌。也就是说，张祖翼的能耐并不局限于一二幅作品，更是聚焦于创作的历程和纳古求新之上。此外，对联中提及的两个人，王子猷系东晋名士，郭林宗系东汉名士。从内容上看，足以证明张祖翼崇尚清风之气，这与他的学识、境界、品行等息息相关，也造就了他书法的阳刚、脱俗、高古的艺术魅力。

客观地评价，就声名而言，张祖翼则不达文中所述等人，但是其艺术造诣并不在他们之下，这未免有生不逢时之憾！诚然，当今书坛对张祖翼的研究未及深至，其精粹之处亦未完全展现，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。

